



沉醉在渔山

寒石/文

一切都刚刚好：从石浦到渔山，坐快艇两小时左右，不远不近，晕船熬熬也过去了；一路多半路程海水混浊，近渔山，突然转清澈，似琼浆玉露，给海天中的列岛抹上了一层神秘和梦幻的色彩；渔山列岛有大小 54 个岛礁，适合登岛驻足游玩的南、北渔山，登岛待个两三天正好，一个小长假乃至一个周末就可以成行。

在下榻的客栈安顿好，一行人迫不及待出门巡岛去。

循石径穿过一个小小村落，一个个院落、宅子大多是用石头砌筑，显得憨厚敦实，院子院墙上晾晒着各色的渔获物和渔网，空气里掺杂着咸鲜的鱼腥味。村子下方是一个小小渔港，泊着一艘艘渔船，不知有意无意，船也被涂成蓝底红线的颜色，于清澈的海水上浮现一份明媚和悦目。放眼望去，月牙形的海岸外侧，散布的一系列海礁，恰好给渔港构成一道

天然的屏障。

海水真的太清澈了，即便是这凡俗俗世汇聚的海湾，也那么通透，让人怀疑那不是水，而是某种神性介质的汇聚，让人有一窥到底的欲望。有人在垂钓，鱼线携着鱼钩和鱼饵向着幽深的海底探摸，突然，一尾虎头鱼从看不见的石缝里冲出来扑食鱼饵，然后上钩。一切都看在眼里。第一次看见一尾鱼是怎么上钩的。

从渔港去往岛上的最高峰，途中经过一片坡地，那是一片开花的坡地，山石和岩礁组成的海岛在这里呈现柔美一面，像一片高山草甸进入花期：白的、粉的、浅蓝、淡紫，漫山的花萦绕，一片片花瓣上闪烁着生命的喜悦，流淌着用画笔描绘不出的美，像一幅织不完的锦缎向着海天间的灯塔绵延。女人们一到这儿就迈不开腿，对她们来说，天空蓝太缥缈，碧海蓝太神秘，让人无法接近，唯有这片草地美得可心、扎实、触手可及，可以全身心融汇其中；渔山之行，光这一片坡地就已让她们意足心满。

灯塔高踞北渔山最高处，是渔山岛的标志，有“远东第一大灯塔”之誉。据介绍，这灯塔有

数百年历史，虽屡遭损毁，却屡毁屡建，一直安静地矗立着，默默地守望着日出日落和过往船只。爬上灯塔最高层，凭栏眺望，天是蓝的，水是碧的，相互映衬、渗透、融合，碧海蓝天环绕下的渔山，一切都那么缥缈、梦幻、不真实，连脚下这片花岗岩和少量沙土组合的陆地，竟也变得不真实起来。

仙人桥是另一种呈现，就在灯塔的旁边。那是一个海蚀景观，海水把一处数百平方米的岛体掏空了，轰然下塌，形成一个“回”字，临海一边独独留下一道凌空石梁，横架惊涛之上，即所谓仙人桥。坐船环岛而行，看到的则是一扇巨大的“门洞”。仙人桥走仙人。很少有人敢坦然踏上仙人桥。人刚上“回”字两边，顿觉四面来风，中间窟窿下面浪涛翻卷，轰然回荡，大有即刻崩塌、倾覆之感，腿肚子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更别说走到桥上了。

渔山其实更适合露营。海边稍平坦的岸地，灯塔周围长满草甸和鲜花的坡地都适合搭帐篷。夜色幽静，如墨的夜幕和海面上，星月如洗，皎洁明亮，除了浪涛的回响，世界似陷入深深的寂

静中。

一夜无话。隔夜早起，不巧竟遇上大雾，旅程中的观海角日出也随之搁浅。大雾从四面合围，一切都变得遥远，岛、海、天，还有让多少人为之倾倒的碧玉一样的水色。站在客栈门口看去，只有灯塔一角在雾中隐现，渔山却因此更接近仙的境界。

大雾直到上午 9 时才散去。大家分头行动，各自租钓竿找钓位垂钓去。渔山列岛的海蚀地貌景观以及丰富的岛礁资源，使之成为多种海洋生物资源的集聚地，被誉为“亚洲第一钓场”，除了一些常见鱼类外，还有真鲷、黑鲷、黄鳍鲷、石鲷、石斑鱼、鲈鱼等十余种名贵鱼种，全年海钓时间长达十个月，为海内外钓客心目中的圣地。属于我们的时间只有半天，下午 2 时，我们将随一班高速客轮离开渔山。船钓没有可能了。我们凭直觉，在各自认为有可能上鱼的钓位上“入定”，开始为时三四个小时的钓翁生涯。

渔山号称“渔之山”，做过半日渔岛钓翁，也不枉这趟渔山之旅了。

愿寄心思与信笺

龚诗/文

前些日子，收到学生一封长长的来信，说她的生活、她的工作，对往昔的回忆，对老师的想念。这令我很惊讶。掐指算来，不再收到私信，已至少有十年了。细细想来，自从世纪初手机崛起后，就再也没有书信往来的记忆了。为了给学生一个同样的意外，我点墨挥毫，用毛笔在宣纸上草就一封回信。学生收信后，也感慨了好一阵。她说到学生年代，就好想得到我的一幅书法作品，但一直没敢说，没想到多年后，老师竟然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达成了她的夙愿。

一封书信来往，勾起人无数的念想。进入新世纪之前，书信如同明月，千里寄相思。记得初中毕业后，好伙伴们升入不同的学校，难得一面，书信就成了大家相互鼓励和表达思念的最好途径了。少年情怀，喜悦，伤感，青春萌动等几

百字或几千字，数页稿纸，慢慢装进信封，缄了口，贴上邮票，看邮局工作人员“咚咚”在邮票上戳上印，放进信箱。心，也就开始飞翔了。计算着日子，常到校传达室旁转上几圈，传达室的师傅每天及时更新有来信的学生名单。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后，传达室门口的小黑板上赫然出现了自己的名字，总是欣喜和激动。于是，小心翼翼地撕了信封，抽出信纸，于某棵树下，或花坛边，或是水岸，慢慢展开，读文字，阅成长，一行行墨迹勾画出一幅幅烂漫的青春时光。

同学间无意闹了点小别扭，写一封或收到一封朴实却真诚的致歉信，字句里不断浮现那些携手走过的温馨画面，不出半晌，便会相视欢笑。

某一天，我们读书成绩算好的孩子会在村里受到礼遇。在外拼生活的人写信回来，上了年纪的父母又识不得几个字，便请我们去读来信，末了，又按照他们的意思回信。这时候，我们半大不小却有些知识的孩子，就会被视作了不起。热情的主人，定会给我们衣兜里装些糖果之类的点

心，或煮两个鸡蛋，让人受宠若惊。若是某家有紧要的事需通知在外的人，代为写信，我们便要谨慎于每一字每一句，怕是误了事、伤了情。这时，不能写几行文字草率了了，得读透主人内心所有的愁与喜，再诉诸笔端。因此，书信便不仅是文字，更是文化了。那段岁月，乡镇邮电局里，人络绎不绝。邮电局、邮筒，二八式专用邮差自行车，以及邮递员背着挎包走村串巷的身影，构成乡间美丽的立体风景。

世纪交替，家用电话取代了书信的不少功能。没几年，手机风驰电掣般发展，让空间的距离迅速缩短。又是几年，智能手机上市，网络进入寻常百姓家。于是，海内存“亲友”，天涯若比邻，纵使远隔千山万水，仍可隔屏言欢，传统书信终于彻底失去了生机。真好，科技给我们的交流带来了无数的便捷，当下的故事与心情，即刻可以分享到海角天涯。然而，我总忧心智能工具的交流会丢弃一笔一画的文字韵味和思想力量。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

中说：“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琦君在《爱与孤独》中写道：“古人说‘书信是千里面目’，身为中国人，若因懒于作书，而放弃了这份最温暖的享受，实在太可惜了。”是的，今天我们都愿读《傅雷家书》，去品尝每一封家书中的至情至爱。唐朝陈玉兰：“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这一封信是寄托了多少忧愁。明朝袁凯：“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这一封信又包含多少期盼。曹含清在《怀念书信》一文中说：“那些曾经寄托了我们亲情与友谊的书信、那些承载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的书信却像一座座纪念碑似的镌满了碑文，屹立在我们走过的人生路上。”

感谢这位学生的来信，或许，从今天开始，我也应当铺笺提笔，给那些我思念着的、祝福着的、鼓励着的他或她，寄去一封最诚挚的问候信。

离家出走的小雪球

潘以林/文

小雪球，是侄女果果给我们家猫咪起的名字，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小雪球通身雪白，只是尾巴有点黑，在家猫当中算是比较漂亮的了。其实，小雪球是一个孤儿，被表妹发现的时候身上还有伤，是妈妈收养了她。

妈妈不喜欢养小动物，尤其是狗，觉得它随处可见会比较脏。但她对猫却不排斥，因为在她看来，猫可以抓老鼠。记忆中，我家是养过猫的，那个时候农村老鼠比较多，我见过猫抓老鼠的场景，无论老鼠多么迅速地逃跑，终究逃不开猫锐利的爪子。捉老鼠似乎是猫天生的本领，你只要用绳子一头系上一个草堆，在猫面前晃动，小猫就会迅速地扑上来，和草堆嬉戏，叼住了又

放下，又叼，很像在练习捕捉老鼠。

猫除了抓老鼠，也喜欢吃鱼。每次给猫喂鱼，它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总会发出“呜呜”的叫声，多么满足和愉悦。我们家的猫后来做了妈妈，有了一只小猫咪。有一天，猫妈妈在贪婪地享受着鱼儿，这时候小猫来了，猫妈妈就主动地离开鱼儿，让小猫享受鱼儿。

我记不清小雪球是我家的第几只猫了，也不知道前面的几只猫都去了哪儿。小雪球，应该是我家唯一一只名字的猫。小雪球一天天长大，侄女果果也一天天长大，已经能够用一只手就把小雪球捡起来。如今的小雪球，看上去威武美丽，我心里也有了份得意：我家的猫就是不一样。

妈妈有事没事地总会对着小雪球唠叨几句，这似乎成了她的必修课。小雪球爱睡懒觉，有时躺在家里小店狭小的过道上，妈妈嫌她挡道，会生气地踹她一脚，她一溜烟就跑了。看着这

可怜的猫，我突然觉得我和她太相似了，我又何尝不是妈妈唠叨的对象呢？我有时坐在过道上挡住路，她对我发脾气的神情和对小雪球时是何等相似。后来，我想，这可能就是妈妈的教育方式吧。妈妈是一个善良的人，只是在她幼年的时候，外婆就去世了。她没有上过学，很小的时候外公就给她一头牛，放牛几乎成了她童年的全部。

跑了的小小雪球总在饭点回来，然后在饭桌下呜咽着乞食。小时候，我挨打挨骂后，也曾好几次离家出走甚至躲起来让他们找不到，但是终究挨不过饥饿，在外面晃荡以后又回家，可是门已经锁了，我就搬了一些稻草睡在门口。然而，猫总归还是有些不同，终于有一天，妈妈对我说，小雪球跑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回来。我叹了一口气，对我妈说：“谁叫你打她。”妈妈说：“没有我，这只猫还能活到今天呀，她生病的时候是我找了很多药给她治好的，没良心的猫。”

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见到小雪球，侄女果果似乎也把她忘了，因为她有了新的兴趣，迷上了平板电脑，哪还记得什么小雪球。不过，有一次，妈妈告诉我，小雪球回来了，但是看到她，叫了几声后就跑了。小雪球终于还是沦落为野猫了，我脑海里浮现出那些黑黑的，眼睛绿绿的，浑身杀气的野猫，小雪球这么温顺，能在这些野猫中不受欺负吗？

之后，妈妈不断地告诉我小雪球会偶尔来串门，只是不会逗留太久。有一次，小雪球回来了，就躺在饭桌上，我坚持要喂她一些鱼，妈妈阻止我：“会把地面弄得很脏的。”我反驳：“难得她还记得来看看，像走亲戚一样。”妈妈也没说什么了，默默地同意了。看着小雪球满足地吃着鱼，我突然感到一丝安慰。

最后，小雪球还是走了，或许她有了另外一个更好的归宿，但是我真心希望她常回来看看。

木棉花开（二十四）

不惑/文

当北雁看到木棉这副伤病员的形象，不由惊愕。他也不追问她怎么弄成这样，倒是不跟她嘻嘻哈哈了，不过课间也还会时不时过来找她嘘嘘，只是比平常正经许多。

由于木棉的骨折事件，慕容渊请许尚恒去他办公室喝茶。木棉得知以后，去跟慕容先生解释了一下，声明此事和他无关。然而，许尚恒还是被罚写 5000 字的说明书，并且旱冰协会因此受到牵连，暂时被禁止一切活动。

但许尚恒觉得自己对木棉的受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用木棉坚持还给他的医药费买了一些水果和零食给木棉，以消减愧疚之心，

还时不时跑到木棉座位边，看她需不需要什么帮忙。这股勤程度，不得不导致同学们纷纷私下八卦他们的关系是否已经超越正常的范围。

在禁止旱冰协会各种活动的同时，学校还对游戏厅和录像厅进行了明察暗访，逮住了一些私逃出去打游戏看录像的学生，并对此进行了整治和处理。

文科班仿佛一下子回归正途，待在教室里学习的人也似乎多了起来。

而木棉和张茉莉，开始了她们作为清江文学社学生骨干的忙碌。因为每一学年临近结束的最后两个月，是清江文学社工作的高潮，年刊《清江月》将收录在校学生一年里的最佳稿件，审稿便是一项非常繁重而劳累的工作。

于是，整整半个月时间里，北雁、木棉、张茉莉以及其他编委一起，一有闲暇就跑文学社活

动室，审稿、改稿，大家干得热火朝天，那积极投入的情景和高涨的情绪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们不是在编一本刊物，而是在干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

而木棉的汤药，已经喝了三个星期，她已经由最初喝药时被那份苦折腾得浑身发抖到现在的舌头麻木。至于洗澡，她也还是不愿意让别人碰。那个时候，淋浴房和抽水马桶尚不普遍，这租来的房子里也还没有这样的设施。所以，每天洗澡的时候，白慧红就替她烧了热水，倒入大木盆，然后兑入凉水。她每天就这么坐在盛满温水的大木盆里，自己用右手慢慢洗，最后拿一条干毛巾擦干身子。

只是洗头，却不得不让白慧红帮她。而每一次，白慧红都要为木棉的头发惊叹一番：这么黑！这么亮！这么柔顺！太美了！

你也可以蓄啊！你的头发从来都是那么短，不像个女孩子！木棉怼她。

我就喜欢自己像男生！白慧红笑眯眯地说。

永远都是类似这样的对话，没有新鲜感，但她们还是会重复这样的台词。

木棉的头发已经长长了许多，可以披散到肩膀了。照着镜子，木棉总会想起自己长发及腰的样子。

再有半个月，我就不必再喝汤药了！木棉想着，也许，手上的石膏到时候也可以提前拆了吧？

某一日，白慧红从食堂买菜回寝室吃饭，其中一份是黄豆排骨，这令木棉想起了三爷和郑梅芳，她想：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他们了？

（未完待续）